他们一路跨过寒冷的冻原，风雪讥笑着咽下那几行单薄的脚印，又剥掉他们身上仅存的几层体温。狼紧了紧脖子上被吹得褪了色的围巾，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又被风吹得咽了下去。他只得跟紧身前的鹿向前走。

雪渐渐小了。他们在一间破败的木屋旁停下了脚步。一片湖泊凝冻在此地，一座码头随时间腐朽，一艘木船永远地泊在了冰层上。他向手心喝出一股白汽，抬起头，面前一颗巨大的树高耸入云，树冠上如林的气根缓缓下垂，盘踞在冰面上。树冠很密，上层的枝叶还覆着积雪。他向他的师傅投去一个疑惑的眼神，鹿开口说，这是他年龄尚小时种下的树。

那时这一带还是一片繁茂的草原，有白色的花星星点点缀在绿色的草毯上，好像坠落的繁星。那时的他还年轻，幼嫩的鹿茸好似春天新发的嫩叶，风吹过也不会发出林间的细响。他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，兜里揣着几粒红色的果实，来到那泛着微波的湖畔。一间无人居住的木屋蹲在那里，静静地等候着他的到来，还有一座小小的码头和一只小小的船，趴在水面上漾着身子。木质的码头蹄子压上去嘎吱作响，他登了船，摇着浆，唱着歌向着湖心悠悠地去了。在那里，他把几粒种子投进水面，然后躺在恰好容纳他一人的船舱里，看着宝石般澄澈的天空和几丝流云，想象着高耸的树冠拔地而起，直冲云霄的模样，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天真的快乐。

可等到那棵树越长越大，开始沙沙地摇摆他的叶子的时候，他却开始后悔了。草原上的花在一阵不存在的微风中凋谢，身后枯萎的草形成了一条窄窄的径，而他终究下定了决心拎着一柄板斧上了船来到湖中央。

他高扬起斧头，用尽他毕生的力量挥了下去。

他又扬起斧头，他知道这一斧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。

直到水面发出一声闷响，斧子没入水中为止，当年那几颗种子被投入水中，掀起的阵阵涟漪跨过时间拂过他的心头。他终究没能挥下那一斧，扑通一声跪在船舱里，捂住自己的双眼开始不住地流泪。他知道错过这一次他便再也没有机会抽身而去了，他知道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草原一点点变成了冻原，而天空开始飘起一场永不停息的大雪了呢？他不记得了。他牵着他的徒弟的手，也无需再摆渡，一步步跨过再也没有解冻过的冰封湖面，来到湖的正中央。他看见如今树干上依旧留着的一道狰狞的瘢痕，叹了口气。

总有一天这棵树会冻死在湖中央的，他说，仿佛自言自语。

可他的徒弟摇摇头，抬手指向树干约一人高处，那里，一根嫩枝正吐露出生命的活力。这一刻，雪彻底停了下来，阳光破开云层，挂在这颗古树的树梢上，与那无数气根一起从高处垂落，照在那根新发的嫩枝上，闪着温柔的鹅黄。

鹿上前去，细细抚摸着树主干错节的纹路，而后伸出手折下了那根嫩枝。他回头，望向他的徒弟，微微一笑，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他吧，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不是吗。

狼接过那根嫩枝，把它收入怀中。如果用这根嫩枝作笔，一定能写出很好的故事吧，他想。

于是他们转身离去，阳光照在积雪的树梢上，闪着耀眼的光泽，风雪再无踪迹可寻。

2021-7-8

功力大退，凑合看吧，唉